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五

鎮一

齊桓公

莊公八年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
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
子糾來奔及無知弑襄公既而雍廩殺無知公伐齊
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
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
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
而以告曰管夷吾曰於高俟使相可也公從之管仲

西漢書

國史

於是既作內政以寓軍令十年春公敗齊師於長勺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
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十二年宋
萬弒君十三年齊宋陳蔡邾會於北杏以平宋亂遂
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冬公會齊侯盟於柯始
及齊平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於壇曰及侵魯地
桓公許之悔欲無與管仲曰愈小快棄信於諸侯失
天下之援不可竟與之十四年單伯齊宋衛鄭會於
鄆宋服故也齊於是始霸十五年秋諸侯爲宋伐鄆
鄭人間之而侵宋十六年諸侯伐鄭宋故也冬齊宋

陳衛鄭許滑滕同盟於幽地宋鄭成也十七年夏遂人

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二十四年齊侯以女弟

哀姜妻莊公二十六年公會宋人齊人伐徐二十八

年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楚令

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子元鬪梧

爲旆鬪斑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

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

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以其病燕故也齊侯至魯獻戎捷三十二年秋魯莊

公卒弟慶父弒子般季友奔陳齊立閔公閔公元年

狄人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
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
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
書齊人救邢齊仲孫湫來魯省難公及齊侯盟於落
姑以復季友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
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
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
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
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携貳
覆昏亂霸王之器也二年慶父弒閔公閔公哀姜之

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慶父通於哀姜哀姜欲
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於邾齊人取而
殺之於夷於是齊侯使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定僖公
冬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
甲者皆曰使鶴鶴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
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
繡衣曰聽於二子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
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龍滑曰我太
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
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

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公子頑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二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僖公元年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噐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於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秋楚人伐鄭鄭卽齊故也公會齊

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於榿謀救鄭也二年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衛國忘亡秋齊宋江黃盟於貫服江黃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三年四國復會於陽穀謀伐楚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三年徐人取舒四年春初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至是齊侯以魯宋陳衛鄭許曹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

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
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
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
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
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於陘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
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
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
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

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
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
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
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
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
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
靡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齊人及
江人黃人伐陳討不忠也五年諸侯會于首止是時
王子帶將奪嫡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秋諸侯盟王

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楚令尹子文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六年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侯將許男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襯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襯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七年齊人伐鄭鄭殺申侯以說於齊盟於甯母

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

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
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
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
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
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
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八年諸侯盟於洮謀王室也
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九年宰周公
齊魯宋衛鄭許曹會於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
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
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

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
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
受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
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
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
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
晉侯乃還十年晉獻公卒里克殺子卓及奚齊齊侯
討晉亂及高梁使隰朋會秦師立惠公而還十一年
伊維之戎伐京師秦晉伐戎以救周黃人不歸楚貢
冬楚人伐黃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

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楚遂滅黃十二年齊侯使管仲平戎於王使隰朋平戎於晉十三年諸侯會於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十五年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諸侯盟於牡丘救徐也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諸侯次於匡以待之楚敗徐於婁林徐恃救也十六年會於淮謀鄆且東畧也城鄆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十七年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姬蔡姬公與管仲屬其子孝公於宋

襄公以爲大子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五公子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易牙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桓公乃棺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十八年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秋八月葬桓公立孝公而還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桓公曰夫管夷吾嘗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

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及之夫猶是也桓公請諸魯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還比至三黷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麥比較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

相應比綴以度罇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斑序顛毛以爲民紀統管仲請論百官曰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辯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君若欲治國強兵

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使鮑叔爲大諫與隰朋審戚城父賓胥無輔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詘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閭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閭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

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辯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財 且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輶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日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

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羣萃
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菓除
田以侍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
至挾其耜刈耨鑿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而脫衣就功
首戴茅蒲身衣襍襖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
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
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
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曠其秀民
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

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
國以爲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
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
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
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
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
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
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
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
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

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
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
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
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
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
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
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
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
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
故二十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

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
有高子之鼓春以撥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
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旣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
祀同福死喪同卹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
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垂畫戰目
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
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
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
莫能禦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
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

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

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爲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旣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議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

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
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墜井田疇均則民不憾
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畧則牛羊遂桓公曰定
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
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
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
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
牧正聽縣下政聽鄉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
而不聽治者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
功者而譴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

則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五屬大夫於是退而
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
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
有未善可得而誅也政旣成以守則固以征則疆桓
公又親問焉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
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從事於諸侯則親鄰
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
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覲於諸侯
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奉之
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

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鞮盾一戟小罪謫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請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櫛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堂潛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

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餉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鄆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卽位數年東南之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率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剗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爲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

與諸侯勦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于西河方舟
設泚乘桴濟河至于石抗縣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
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祚于絳嶽濱諸
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
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毀無弓服無矢隱
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
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
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
公召管仲而謀管子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
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

承天二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爲天子羞
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
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
殺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桓
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翟人攻衛衛
人出廬於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
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
知桓公之爲已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
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
侯罷馬以爲幣縷纂以爲奉鹿皮四箇諸侯之使垂

藥而入和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
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
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
忠焉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之謀軍譚遂而
不有也諸侯稍寬焉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
譏而不征以爲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
領釜丘四者皆阨塞與山戎衆翟接者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
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
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从朝服以濟河
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慙愧小國協附唯

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霸功
立桓公見管仲能立爲仲父奪伯氏駢邑三百與之
桓公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說以遠方珍
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桓公四十一年管仲卒管
仲相桓公專且久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
國強兵與俗同好惡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
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易行仲爲謀善
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
南襲蔡管仲因伐楚桓公實北伐山戎管仲因令燕

修召公之政桓公實欲背曹沫之盟管仲因示信於天下諸侯歸齊故桓公之霸天下稱其順信其仁畏其武君子謂桓公能用仲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富侔公室有三歸塞門反玷官事不攝齊人不以為侈管仲既卒齊國遵其政常強於天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五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六

鎮二

宋襄公

僖公八年宋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

宋襄庶兄子魚

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

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襄公即位以

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

世為左師十九年宋襄公既敗齊師遂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宋曹邾盟於曹南鄆子會盟於邾宋公使邾

文公執鄆子用之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

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二十年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二十一年春

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成王楚人許之公子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於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於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二十二年夏宋公伐鄭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旣成列楚人未旣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旣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旣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旣陳

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
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
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
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
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
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
弗重若愛重傷則如弗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
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
致志鼓儼可也二十三年夏五月宋襄公茲夫卒傷
於泓故也

晉文公 秦穆公

僖公九年里克既殺夷齊卓子於是里克及平鄭使
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
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鉢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夫
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稿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
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
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
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
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伐非亂誰納我舅犯曰
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大喪大亂之刻也不可犯也

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
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
供備灑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
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
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
卻稱亦使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
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
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
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
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

以求入旣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
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
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
君於秦乎大夫許諾乃使告於秦穆公秦穆公許諾
反使者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吾
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爲朝夕之急大夫子
明曰君使繫也繫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知
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可否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繫
弔公子重耳於翟曰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
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

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置之者不
始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倖
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
者曰君惠吊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
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
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繫退吊公子夷吾於梁如吊
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
公子勉之亡人無猶潔猶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
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倖不亦可乎公子夷吾
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繫曰

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嬖大
夫平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葵之田七十萬君苟輔
我蔑天命矣吾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
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
謂君無有亦爲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難急也反致
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公子繫曰君
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
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
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
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

梁而還討晉亂也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公
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
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替不賊
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克不忌之謂也今其言多忌
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十年夏
四月周公忌父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
於是不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晉侯改蔡其太
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
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祀余對曰臣
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

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
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
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晉侯入而背內外
之賂不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
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
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
其誘我也遂殺不鄭其子不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
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
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
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

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
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
昏何以長世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
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
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豹
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
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十四年八月
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冬秦
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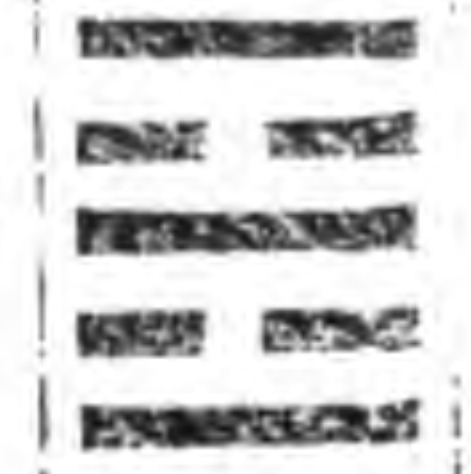
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
以死誰對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
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
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
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
過且旌善人晉侯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歛施舍
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茂穡
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
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
勞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筮藥郤栢先羊舌

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
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
阜繇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二十五年
襄王避子帶之難出居於鄭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
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若勤王諸侯信之且大
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
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
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
䷗之䷗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也戰克
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

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
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闔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
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
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
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
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
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
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澗
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懷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
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

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
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
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秦穆公
歸至於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
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繫曰殺之利逐之恐懼諸侯以
歸則國家多慝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爲君憂不若殺
之公孫枝曰不可耻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
重之子思報父之讐臣思報君之讐雖微秦國天下
孰不患公子繫曰吾豈將徒殺之吾將以公子重耳
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

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知也
公孫枝曰耻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女無乃
不可乎若不可必爲諸侯笑戰而笑諸侯不可謂武
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勿
忘是再施而不遂也不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孫
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
使子父代處秦國可以無害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
告呂甥且召之呂甥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
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
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

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  之睽  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盍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

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讐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十五年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 晉武獻之族 晉

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

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
蠱 ䷑ 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
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
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
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
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
右乘小駟鄭入也鄭慶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
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
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
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

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
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二十二年晉太
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
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
子待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
亦不敢言遂逃歸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子
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
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
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
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

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納之先是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饗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廆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

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

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
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
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
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
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
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
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
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
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
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

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
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
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
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
韞以與君周旋令尹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曷公子廣而
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
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
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
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
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

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
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
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
不拜二十四年春正月晉大夫欒卻等皆不與懷公
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反國爲內應者甚衆秦
伯發兵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
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
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
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曰衰二月甲午晉師
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於郇辛丑

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丙午
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重耳出亡凡十九年而得
入時年六十二矣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呂卻畏偃
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三
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己丑公宮火呂甥卻芮不
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
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
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
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
反宜乎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縻之

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衰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嫡子而已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

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沓背憎職競由人十月晉呂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國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

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十七年晉太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

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王入於王城取大叔於溫殺之於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乎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

亡茲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於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披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秋秦晉伐都楚鬪克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僞與鬪克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鬪克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於頓二十六年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卽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叔戌之

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告急於晉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

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

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二十八年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郤穀卒先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於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魯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公子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克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克也而攻之

三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藝僖負羈氏魏犢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使人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

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越椒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

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
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
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
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旣戰而後圖之公說
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
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
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
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
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
將何求若其不還若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

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晉侯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
憇次於城濮楚師背鄆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
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
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
曰若楚惠何欒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
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
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
矣子玉使人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
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
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旣

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
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鞮鞻鞅鞞晉侯登有莘之虛
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已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
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
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
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
師馳之先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
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
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

宮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旣
敗而懼使人行成於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
晉侯及鄭伯盟於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
徒兵千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策命晉侯
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
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從命受策
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
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
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子玉
旣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

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薦呂臣實爲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使茅萋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於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計貳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從角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

入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歛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歛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衛侯與元咺

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
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
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鑊焉元咺歸於衛立公
子瑕冬會於溫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
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
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於王所丁丑諸
侯圍許許不服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
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
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
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

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
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晉侯作三行以
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二十
九年夏六月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
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於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
伐鄭也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
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晉侯使醫醜衛侯甯俞貨
醫使薄其醜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
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欵治麇曰苟能
納我吾使爾爲卿周治殺元咺及子瑕公入祀先君

周冶既服將命周欵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厯辭卿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
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
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
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
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
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
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
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

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
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
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
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
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
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
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
待命於東鄭人逆以爲太子以求成於晉晉人許之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
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

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於濟盡曹地也
秋晉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冬狄圍衛
於帝丘三十二年楚鬬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報之
晉楚始通晉侯學讀書於胥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
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晉
侯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
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文公
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讎也而教誨之其能
善之乎對曰是在謹也遽蒞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
仰僬僂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瞽

瘖不可使言聾潰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
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
善之爲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濇於豕牢而
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傳不勤處師弗
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於太姒比於
諸弟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於是乎
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卽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
度於閔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
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於宗
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

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柰夫八疾何對曰官司之所材也戚施直鑄

擊鐘遽蔭蒙瑯

戴磬

侏儒扶盧

緣戈祕爲戲

朦膠修聲壘贖司

火僮昏嚚瘖僂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冬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

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穀穀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

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
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
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
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
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
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
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
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
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
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

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
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
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
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
右敗秦師於殽獲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
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
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
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
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
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

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
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纍鼓使
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
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
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
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是時穆公釋楚囚
闞克使求成於楚文公元年楚成王弒子穆王商臣
立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
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
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

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
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二年春秦孟
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
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禦戎狐鞠居爲右及秦師戰
於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殺也晉
梁弘禦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
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
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狐鞠居
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
與女爲難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

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

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予以采芣于沼于汜予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秋楚師圍江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四年秋楚滅江晉侯伐秦圍新城以報王官之役五年楚人滅六六年秦穆公卒秋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

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之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葦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寘也不受冠也旣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

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剗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噐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會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八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十二年秋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噐寡君敢辭王對曰不腆敝噐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噐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於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

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於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

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後侵晉入瑕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士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荀林父曰請復賈季能事外且由舊勳卻缺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士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會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日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旣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六

晉文外傳

與前記事同而文有詳畧並存之以見內外傳手筆大槩云

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翟爲榮
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
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箸滯淫誰能興之盍
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
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
衷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厭邇逐遠遠人
入服不爲郵矣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皆以爲然
缺季隗一節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與之公子怒將
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

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鷓尾
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
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
首受而載之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
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孝
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
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
桑下蚕妾在焉莫知其也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
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
內傳只一句
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汝無貳

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
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
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
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氏曰不然周詩曰
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
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
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
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
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
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

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
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
仲之所以紀縉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
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
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
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
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闕伯之星
也實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
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
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

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

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

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桑嘉是以甘食偃之肉

腥臊將馬用之內傳止說一次過衛遂行過衛衛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禮

焉內傳不載寧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

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

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

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臣故云君

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

天祚將在武族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

也武族唯晉寔昌晉胤公子寔德晉仍無道天祚有德
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
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
公弗聽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骭脅欲觀其
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言於
負羈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
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早自
貳焉僖負羈餽餼寘璧焉公子受餼反璧負羈言於曹
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
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

內傳不載

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親愛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
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
也國君無親國以為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唐
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
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
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
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
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
而不施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
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

公弗聽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於襄

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

內何不載

趙衰而長事賈它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

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真賈它公族也

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

動則浴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

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

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

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前訓禮兄弟資窮

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同姓不

婚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偃伯行之子也實生

重耳成而儻才離遠而得所久約而無釁一也同出

九人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晉侯日

與內傳有異同

載其怨外內棄之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

周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

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勅

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

盟質曰世相起也若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若

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若禮兄弟晉

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

軫諸侯可謂窮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
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
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蕃廡稷不爲稷不
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公弗聽遂如楚楚成王
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
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
啓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
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旄
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
報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復晉

與內傳文全同

國晉楚治兵會於中原其避君二舍若不獲命其左
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令尹子玉曰請殺晉
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
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爲天之胙楚誰能懼之
楚不可胙冀州之士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敏而有
文約而不諂三材傳之天祚之矣天之所興誰能禦
之子玉曰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子
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義
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
以送公子於秦秦伯歸女五人懷羸與焉公子使奉

區沃盥既而揮之羸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

懼降服囚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圉

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

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唯

命是聽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

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

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

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

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祈已滕

歲任荀僖佶偃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

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取於有蟠氏

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

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

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

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

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

災災毓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

合姓同德合義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

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

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如何

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謂子餘曰
如何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
人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
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
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
納幣且逆之他日秦伯將饗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
犯從曰吾不如衰之父也請使衰從乃使子餘從秦
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卒事秦伯謂
其大夫曰爲禮而不終耻也中不勝貌耻也華而不
實耻也不度而施耻也施而不濟耻也耻門不閉不

可以封非此用師則無所矣二三子敬乎明日燕秦
伯賦采菽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
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
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邛君也若
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
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
師以復疆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
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君若恣志以用重耳
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嘆曰是子將
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秦伯

賦六月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
從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
從德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真屯內傳不載悔豫皆八也
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
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
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
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
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
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
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

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
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
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
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
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強故曰豫其繇曰利建
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十月
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
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惡其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
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
有如河水沈璧以質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

內傳不載

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墟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日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曰衰桑泉皆降晉人懼懷公奔高梁呂甥冀丙帥師甲午軍於盧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次於郇辛丑狐偃

及秦晉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入於晉師甲辰秦伯還

丙午入於曲沃丁未入於絳即位於武宮戊申刺懷

公於高梁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文公踰

垣勃鞞斬其袪及入勃鞞求見公辭焉曰嬖姬之讒

爾射予於屏內困予於蒲城斬予衣袪又爲惠公從

予於渭濱命曰三日若宿而至若干二命以求殺余

余於伯楚勃鞞字屢困何舊怨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

對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故入猶未之知又將出矣

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君君臣臣是謂

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翟人余何

有焉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令君即位其
無蒲翟乎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爲明王管仲賊桓公
而卒以爲侯伯軋時之役申孫名之矢集於桓鈞鈞
近於祛而無怨言佐相以終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宇
何不寬裕也惡其所好其能久矣君實不能明訓而
棄民主余臯及人也又何患焉且不見我君其無悔
乎於是呂甥與芮畏備悔納公謀作亂將以巳丑焚
公宮公出救火而遂殺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懼
遽見之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吾請去之伯
楚以呂卻之謀告公公懼乘驛自下脫會秦伯於王

城告之亂故及巳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

上秦伯誘而殺之文公之出也豎頭湏守藏者也不

從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內傳文同謂謁者曰沐則心覆心

覆則面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爲羈紲之僕居者爲

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衆矣謁

者以告公遽見之缺季隗介推兩事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

秦伯納衛三千人寔紀綱之僕公厲百官賦職任功

棄責薄歛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

通商寬農茂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

舉善拔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

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
樂卻百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
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
食力工商食官阜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
不匱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於鄭地汜使來告難亦
使告於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君盍納王以教
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不能
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繼文之業定武之功
啓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缺上假事公說乃行賂於草
中之戎與麗土之翟以求東道二年春公以二軍下

次於陽樊右師取昭叔於溫殺之於隄城左師迎王
於鄭王入於成周遂定之於郊王饗醴命公胙侑公
請隧弗許曰王章也不可以二王無若政何賜公南
陽陽樊溫原州陘絺鉏攢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
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
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有夏商
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則
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
放敢私布之於吏唯君圖之公曰君子也乃出陽人
又公伐原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䟽軍

而去之謀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也乃去之及盟門而原請降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於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乃大蒐於被廬作三軍使卻縠將中軍以爲大政卻縠佐之子犯曰可矣遂伐曹抗綱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城濮於是乎遂伯晉國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

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爲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卻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敦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卻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爲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遂取五鹿先軫之謀也卻縠卒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公使

原季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以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君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君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君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嬰胥將新下軍先都在之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公帥齊秦伐曹衛以救

宋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告楚則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籍之告楚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然後用之茂不欲矣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令尹子玉使宛春來告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舅犯愠日子玉無禮哉臣取二君取一必擊之先軫日子與之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衆無乃強乎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

有三怨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既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偃也聞之戰鬪直爲壯曲爲老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其衆莫不生氣不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衆欲止子玉不肯至於城濮果戰楚衆大敗君子曰善以德勸文公誅觀狀以代鄭反其埤鄭人以名實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

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可愛於臣也鄭人以詹與晉人晉人將亨之詹曰臣願獲盡詞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勿殺厚爲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爲將軍曰季使舍於冀野冀缺釋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其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其

父有罪可乎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今君之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爲下軍大夫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六

